

# 我對陸象山之學的一個看法(二)

胡信田

## 兼述我的哲學體驗

### 2、環境

金鋼鑽來自礦石，火車頭來自人爲。二者經過的程序不同，故作用亦不一。雕，琢也；保留其原質，冶，鑄也；鎔化其原質。同爲之「環境」，其差別若此，而宋儒與道、佛亦有差別乎？答「有」。

宋儒：靜坐爲持敬之開端，斂容體、息思慮、收放心、涵養本源；

道家：定其精神魂魄，遊心於沖漠，以通仙靈，爲長生計；佛家：空百念，絕萬想，以常存其千萬億劫，不死不滅的心

靈知識，使不至於迷錯個輪迴超生之路。(註四)

別人研究學術，所爭者名實；吾研究學術，所定者異同。同處是胎學、一學、先天之學；異處是子學、二學、後天之學。後天之學靠人爲、是相對的、不定性的；先天之學靠自然、統一的、可定性的。總之，同者，先天之道也；異者，後天之學也。後天的，非學不能，故注重經驗與研究；先天的，非修不行，故注重懂悟與自然；非修不行的，由出而入，就是思想家、教育家、社會學家；非學不能的，由入而出，就是創造家、發明家、革命家。吾國在東漢以前是政教合一，無論先天、後天之學，均有創造發明，思想家與教育家林立，是學術的獨立研究的黃金時代。東漢以後，政教分立，佛教的加入，道、儒拚命的自衛、擴

大，本身又加上秦朝的專制、毒害，項羽的焚燒咸陽，古籍蕩然，民治失統，於是不得不在整理、訓釋、文學上下些枝節、末流的小功夫。這個發展的機會一耽誤，給佛教一個播種的好際遇。漢唐以來無真儒，其由在此。有的學者，以漢唐時代的目光，衡量諸子百家或六經的真面目，真是大錯特錯。吾人研究學問，異同分不明白，環境弄不清楚，乃是循章摘句的腐儒，枝節細流的小事。你永久叫不出個名堂來，充其量，是個掌旗的小卒而已。有了能讀善解的好氣質，讀書，環境是個不可忽視的因素。

大環境要安定，國家太平，知識分子，可以週遊山川，交換心得；小環境要秀麗，山水明媚，可以陶神逸情，寫出想得週到、參考完備的天地間的好文章。文章正如蘭花，愈是在深谷之上，大川之旁，其香與秀，異于尋常，讀書人，如果受到兒女的糾纏、利害的干擾、權位的牽掛，所寫的，不但不是思想，而是搬弄是非，不但不能促進人類之愛，反而增加彼此之惡。是以象山先生，他是最易了解，也是最難了解的人。他的感情真摯，却又極端理智。他生活簡樸得像一位出家人，但是他擁有着無以衡量的寶藏——道德文章。一生活在學術氣氛的悠逸淡薄的境界裏，每處理一個思想，像大鵬樣鳥瞰問題，像女紅般的謹嚴不苟。

環境能決定工作的性質，工作能說明一個人的身世。譬如上海，爲什麼它能成爲我國經濟中心？而南京適宜建立國都？這是地理位置、條件、傳統的關係。概前者素爲經濟、工業中心，人

口七百萬，資金充足，海外貿易發達，腹地廣大，交通有海運爲世界終點站港之稱。水運有長江，陸運有京滬、滬杭甬鐵路；後者——南京——位長江東岸，隔江與浦口相望，近海，大運河縱貫南北。陸運有津浦、京滬鐵路，並有京滬、京閩、京黔、京川、京陝、京魯六大幹線公路。幕府山綿亙于北、長江繞行于西、鍾山高聳于東、雨花台屏障于南、中涵平原，有龍盤虎踞之勢。正如中山先生所說「有高山、有深水、有平原，此三種天工，鍾毓一處，在世界大都市誠難覓此佳境」。何況江南山明水秀、氣候溫和、物產豐富，最適宜建立國都。

作生意的好打聽行情，惟利是圖；作政治的好搞組織，拉關係、利用別人；作學問的好跑圖書館、遊名山大川、談天下事、淡泊明志、精神專一。由于環境的關係，培養成了不同的習氣。讀書人親切、嚴厲；作政治的虛偽、和氣；做生意的小氣、現實。這三種人，老遠一看就知道了。不須問、打聽、相處，你要作什麼？到那裏去？交什麼人？把眼睛一張，答案馬上得到。如果是沒有把握「認識」，你就是後知後覺，託個你認爲有頭腦的人，替妳說說。免得繪虎不成反類狗，人生走錯了路，等如鳥鑽到地穴裏去，——死路一條。

「象山」這個環境，在江西省的貴溪縣西南，舊名應天山，九淵即講學于此，因而得名。（浙江有象山縣，孤峯圓突，形如伏象而名。）山間泉石頗外，瀑流方壯，噴玉湧雪，處處爭奇。言人人殊，非天資高邁，心通意解，往往多不能道其詳。

九淵在致朱元晦（朱熹）書云：

「鄉人彭世昌得一山，在信（信豐縣，屬江西省，在贛縣南，位貢水支流桃江西岸？）之西境，距敝廬兩舍而近，實龍虎山（龍山、虎山對峙，如龍昂虎踞因而得名。東漢張道陵——生于光武建武十年，甲午正月十五日，公元一二六〇年——字輔漢，到四川鶴鳴山修道，著道書二十四篇，爲一代天師。他的兒子張衡，才到龍虎山，爲第二代，山下有演法觀、丹竈、丹井、飛昇台舊址猶在。上清宮張衡子孫世居于此，即張天師府也。最後六十三代張恩溥天師死于台北。

）之宗。巨陵特起，騰然如象，名曰象山。

山間自爲原塢，良田清池，無異平野，山澗合爲瀑流，垂注數里。兩岸有蟠松怪石，却畧偃蹇。中爲茂林瓊瑤，冰雪傾倒，激射飛灑，映帶於其間。春夏流壯，勢如奔雷。

木石自爲階梯，可供以觀，佳處與玉淵臥龍，未易優劣。往歲彭子（彭世昌）結一廬以相延，某（即九淵）亦自爲精舍於其側。春間攜一姪，二息讀書其上，又得勝處爲方丈。以居前挹閩山，奇峯萬疊，後帶二溪，下赴彭蠡，學子亦稍稍結茅其傍，相從講習，此理爲之日明，舞雩詠歸，千載同樂。」（註五）

環境是舞臺，人生是演員，二者協調，才能美滿。蘇轍云：

「轍生十有九年矣！其居家所與游者，不過其隣里鄉黨之人，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。無高山大野，可登覽以自廣，百氏之書，雖無所不讀，然皆古人之陳迹，不足以激發其志氣，恐遂汨沒，故決然捨去。

求天下之奇聞壯觀，以知天地之廣大；過秦漢之故都，恣觀終南嵩華之高，北顧黃河之奔流，慨然想見古之豪傑。至京師，仰觀天子宮闕之壯，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。而後知天下之巨麗，見翰林歐陽公，聽其議論之宏辨；觀其容貌之秀偉；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，而後知天下文章聚乎此也。」（註六）

人，有了學問，加上經驗就是實學，這樣才不被人罵做書呆子，咬文嚼字的啃書蟲。蘇轍是軾的弟弟，是洵的次子，十九歲已能寫出使人讀了歎爲觀止的好文章，一方面受其父兄的影響，一方面天資的屬性，一方面知道文章生命化，生命活動化的源泉所繫。如果轍沒有自己的創見，而專事抄襲其父兄的作品，當時他一門三蘇不致都被列入唐宋文學的八大家，八位文豪，姓蘇的父子佔了三位。後人能夠常讀其文而知其爲人，就是蘇轍有自己的生命覺醒。上帝賦予他高貴的氣質沒有白活。

人，有慕賢之心，行遠之志，只要能識字，就能寫文章，縱

不能寫，口述亦有條理，錄之亦可成文。起先，蘇轍，讀「史記」，悉司馬遷十六歲周遊名山巨川，與燕趙之豪傑游，其文疏蕩兼奇氣。又溯讀「孟子」，至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」。徹悟：文者氣（義理）之所形，然文不可以學而能，氣可以養而致。這就是他讀古人之書，寫信給韓太尉的動機，而有遊天下的壯志，使山水之情，豪傑遺風，孕育于胸中，妙筆生花，使人戀景，他的苦心如願以償。

而陸九淵原本住撫州之金谿，爲了研究學術，跑到貴溪的象山，自立精舍于其上，學子亦稍稍結茅舍于其精舍之傍。

象山雖然高于平原，而上有盆地，山澗瀑流清澈，兩岸有古松、怪石，堪稱當時江西風景之冠，彭世昌也算一個有心人了。他發現了象山這個寶地，自己先建了一所小房，一切了解了，他又請九淵入山。如果彭子沒有尋幽探勝的創發精神，也不會風雲際會的一塊生活，這樣一來，他使九淵造成了千古不朽與日月常新的人物。所以人沾誰的光？被誰的害？是說不定的。光也、害也，更不能以地位、貧富、關係論。縱然象山有被別人發現的可能。可是：別人是不是有彭子的胸襟？說不定別人發現象山而九淵年歲過高不能上山，失却作高深研究的機會。人的學問一旦不能作高深的研究，是以缺乏特殊良好的環境之故。平平無奇，絕不會出人頭地。萊陽的梨，黑龍江的金，金門的酒，都是以環境而出名的。新竹的風，基隆的雨，彰化的蚊蟲，屏東的太陽，高雄的灰沙。二十多年了，苦難增加了我對環境的認識，我知道：人要勝過環境，須要有與苦難搏鬥的毅力。

### 3、應對

應對，最能看出一個人的機智、學識、志氣。因爲「應對」是現身說法，沒有準備、求救的餘地。諸要靠平時的素養，如文人的筆法，武人的槍法，冰凍三尺，皆非一日之寒。

應對，昔有君臣今有師生，固然，應對之事，以學者之語則可貴。因爲學者治的是思想，他能用科學方法來歸納，用哲學方法去演繹，明白龜比蛇長、白馬黑的道理，不受思想的愚弄，如

有無也、異同也、時空也，他都注意根本原因，不受中間性的支配。

吾常有想：人，爲萬物中之最靈者，以其生活、環境、工作較他物爲高尚。人，爲人中之最秀者，正正與前者適得其反。否則，就是高一籌的動物而已。

凡是真正文明、民主、進步的國家，爲人長上者：恆有克己厚人的精神修養，使人接觸到，有一種親切、動人的吸引力；教人、助人的踏實感，忘記彼此之分、生死之懼，在苦難時，有依戀，在快樂時，有共鳴。一點不自私，一點不文飾，始終如一，彼此一體，養成寬和大度的器識，用百折不回的毅力，從點到線、面、體，做出與人格樣的完美、可念、可效的實質。長存人間，精神不死！

象山先生，自三十四歲，始至行都——杭州——一時俊傑皆從之游，朝夕應酬答問學者，往往不得寐者月餘，生活雖然儉約，而精神却很堅強。先生行狀上，有這樣一段記載：

「有一生，飯次微交足，飯既，先生從容問之曰：汝適有過，知之乎？生畧思曰已省。先生曰：何過？對曰：中食覺交足。」（註七）

從日常應用方面注意修養，是「人，爲人中之最秀者」的二法則。人，肯推己及人，教人爲善，是地地道道的好師友。象山見學生吃飯兩腿交叉，以不忍之心而導之，可謂仁、義兩備。象山天分高，出語驚人！如不平常心靜氣的去理論它、實事求是的去推敲它，若稍稍帶一絲成見，即是舊念，舊念一存，則理不見、實不得。工夫是乾淨、利落，話上加話，等床上架床，何益之有？

這裏從「語錄」上（如註一），選摘三個短語，以試觀之：「道理只是眼前道理，雖見到聖人田地，亦只是眼前道理；

古人皆是明實理、做實事；

子貢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。此是子貢後來有所見處。然謂之不可得而聞，非實見也。如曰：予欲無言。即是言

也。」

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。造成多少人的迷罔！很好的儒學思想，帶出宗教的虛懸。令人不敢下判斷，成了兩千五百餘年來的口頭禪。象山說這是子貢後來的一個說法，不可得而聞，是虛（無也）非實。「予欲無言，」則是說話了。

象山之見，的確有理，不復再疑。聖人愚夫，同樣的會有道理並發現道理。記得中華民國三十八年（一九四九）夏，余由台灣初至海南島，環境不熟，向一村人問路，他搖搖頭——言語不通。我寫着「到田獨走那裏？」他回寫「我不識字。」如果他再搖一次頭就完全證明他實在的，既然能用文字表達出來，他就是識字而且又知道田獨在何處了。此事雖小，可以喻大。直接了當，該是俗人成聖、聖人爲聖的基本所在。

凡事肯注重「眼前道理」，就證實他用「直覺」爲基礎，以觀察、判斷達於窮理盡性的目的。所以，慎獨之功，不能假借他人，以此之故，歷史所能保留下來的，少之又少。一種學問，就同吾人看風景一樣，因季節之變化與程度之不同而各異。

孔焯言——象山

「論說爽厲，聽之者如指迷塗，如出荆棘。質諸遺編，義利之分，王霸之別，天理人欲，凡介於毫芒疑似之間者，辯之弗措，叩之弗竭，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，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也哉？」

文安公天稟純明，學無凝滯」。（註八）

這一段話，最說明了象山的治學態度的明切、作用與感受了。凡說一理，聞之而信，行之可達。如吃萊陽梨焉，一點渣滓也沒有。

應對重在從生活中道出不平凡的見解。亦不害于己，也不損于人，只要是發現的，力之能及，勇于前進而已！

語錄（上）有云：

「一夕步月，喟然而歎！

包敏道侍，問曰：

先生何歎？

（象山）曰：

朱元晦泰山喬嶽，可惜學不見道，枉費精神。遂自擔閣奈何？

敏道曰：

勢既如此，莫若各自著書，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？（

象山）忽正色厲聲曰：

敏道敏道！恁地沒長進，乃作這般見解。且道天地間有箇朱元晦，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，後便減得些子」（註九）

從這應對中，可以看出，象山有不忍之仁心與勇敢的盡其在我行爲。心不存奸、真誠，是讀書人治內的起碼條件；見義敢爲，守分盡責，是讀書人治外的應有精神。車多不礙路，爲了學問，必須研究；爲了志氣，必須貫徹。

象山治學，抓住源頭，有本有源，簡易徹底，後人評象山簡易、朱子支離，其意在此。

從以上的生活中，可以看出先生的堅實；環境中，可以尋找出先生的創造；應對中，可以領悟出先生的機智。生活、環境、應對孕育出他那天地般的胸襟——「從來膽大胸膈寬，虎豹億萬虬龍千，從頭收拾一口吞，有時此輩未妥帖，哮吼大嚼無毫全」（少年作）見其詩而知其人，志與道通，得一之道，見千枝萬葉。

——待續——

註四：譯自宋元學案，世界版，下冊，一二六四頁。

註五：如註一，卷之二，與朱元晦。

註六：選錄「經史百家雜鈔」一一二二頁，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。

清·曾國藩編纂，中華民國四十六年十月，台·初版。國際清局發行，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七十四號。

註七：見註一，卷三十三——象山先生行狀。

註八：如右，謚議——宣教郎太常博士孔焯撰

註九：同右，卷三十四，語錄上。